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狄公傳 第十一回 求靈簽隱隱相合 詳夢境鑿鑿而談

卻說狄公在郡廟禱告已畢，坐在蒲團上，閉目凝神，滿想朦朧睡去，得了夢驗，便可為死者伸冤，哪知日來為畢順之事，過於煩惱，加了開棺揭驗，周氏吵鬧，汪仇氏呼冤，許多事件，團結在心中，以致心神不定。此時在蒲團上面，坐了好一會功夫，雖想安心合眼，無奈不想這件事來，就是那一件觸動，胡思亂想，直至二鼓時分，依然未曾閉眼。狄公自己著急說道：「我今日原為宿廟而來，到了此刻，尚未睡去，何時得神靈指示。」自己無奈，只得站起身來，走到下首，但見洪亮早經熟睡，也不去驚動於他，一人在殿上，閒步了幾趟，轉眼見神桌上擺著一本書相似。狄公道：「常言『觀書引睡魔』，我此時正睡不著，何不將它消遣？或者看了困倦起來，也未可知。」想著走到面前，取來一看，誰知並不是書卷，乃是郡廟內一本求簽的簽本。狄公暗喜道：「我不能安睡，深恐沒有應驗，現在既有簽本在此，何不先求一簽，然後再為細看。若能神明有感，借此指示，豈不更好。」隨即將簽本在神案上復行供好，剔去蠟花，添了香火，自己在蒲團上，拜了幾拜，又禱告了一回，伸手在上面，取了簽筒，嗦落嗦落，搖了幾下，裏面早穿出一條竹簽。狄公趕著起身，將簽條拾起一看，上面寫著五字，乃是第二〇四簽。隨即來至案前，將簽本取過，挨次翻去，到了本簽部位，寫著「中平」二字，按下有古人名，卻是驪姬。狄公暗想道：此人乃春秋時人，晉獻公為他所惑，將太子申生殺死，後來國破家亡，晉文公出奔，受了許多苦難，想來這人，也要算個淫惡的婦人。復又望下面看去，只見有四句道：

不見司晨有牝雞，為何晉主寵驪姬。

婦人心術由來險，床第私情不足題。

狄公看畢，心下猶疑不絕，說道：「這四句，大概與畢順案情相仿，但以驪姬比於周氏雖是暗合，無奈只說起出案的原因，卻未破案的情節敘出。畢順與她本是夫婦，自然有床第私情了。至於頭一句，不見司晨有牝雞，他想前日私訪到她家中之時，她就惡言厲聲，罵個不了，不但罵我，而且罵她婆婆，這明明是牝雞司晨了。第二句，說是畢順不應娶她為妻。若第三句，只是不要講的，她將親夫害死，心術豈不危毒。簽句雖然暗合，但是不能破案，如何是好？自己在燭光之下，又細看得兩回，竟想不出別的解說來，只得將簽本放下。聽見外面已轉二鼓，就此一來，已覺得自己困倦，轉身來至上首床上，安心安意，和衣睡下。

約有頓飯時刻，朦朧之間，見一個白發老者，走至面前向他喊到：「貴人日來辛苦了，此間寂寞，何不至茶坊品茗，聽那來往的新聞？」狄公將他一看，好似個極熟的人，一時想不出名姓，也忘卻自己在廟中，不禁起身，隨他前去。到了街坊上面，果見三教九流，熱鬧非常。走過兩條大街，東邊角上，有一座大大的茶坊，門前懸了一面金字招牌，上寫「問津樓」三字。狄公到了門口，那老者邀他進內，過了前堂一方天井中間，有一六角亭子，內裏設了許多桌位。兩人進了亭內，揀著空桌坐下，抬頭見上面一副黑漆對聯是：

尋孺子遺蹤下榻，專為千古事；

問堯夫究竟卜卦，難覓四川人。狄公看罷，問那老者道：「此地乃是茶坊，為何不用那廬同、李白這派俗典，反用這孺子、堯夫，又什麼卜卦下榻，豈不是文不對題。而且下聯又不貫串，堯夫又不是蜀人，何說四川兩字，看來實實不雅。」那老者笑道：「貴人批駁，雖然不錯，可知他命意遣詞，並非為這茶坊起見，日後貴人自然曉得。」狄公見他如此說法，也不再問。忽然自坐的地方，並不是個茶坊，乃變了一個耍戲場子，敲鑼擊鼓，滿耳咚咚，不下有數百人圍了一個人。圈子裏面，也有舞槍的，也有砍刀，也有跑馬賣線，破肚裁瓜的，種種把戲不一而足。中間有個女子，年約三〇上下，睡在方桌上，兩腳高起，將一個頭號壇子，打為滾圓。但是她兩只腳，一上一下。如車輪相似。正要之時，對面出來一個後生，生得面如傅粉，脣紅齒白，見了那婦人，不禁嬉嬉一笑。那婦人見他前來，也就歡喜非常，兩足一蹬，將壇子踢起半空，身軀一拗，豎立起來，伸去右手，將壇底接住。只聽一聲喊叫：「我的爺呀，你又來了。」忽然壇口裏面，跳出一個〇二三歲的女孩子，阻住那男孩子的去路，不準與那女子說笑。兩人正鬧之際，突然看把戲的人眾，紛紛散去。傾刻之間，不見一人，只有那個壇子，以及男女孩子，均不知去向。

狄公正然詫異，方才同來的老者，復又站在門前說道：「你看了下半截，上半截還未看呢，從速隨我來吧。」狄公也不解他，究是何意，不由信步前去。走了許多荒煙蔓草地方，但見些奇禽怪獸，盤了許多死人，在那裏咬吃。狄公到了此時，不覺得心中恍惚，懼怕起來，瞥見一個人，身睡地下，自頭至足，如白紙仿佛，忽然有條火赤煉的毒蛇，由他鼻孔穿出，直至自己身前。狄公嚇了一跳，直聽那老者說了一聲：「切記！」不覺一身冷汗，驚醒過來，自己原來仍在那廟裏面。聽聽外邊更鼓正交三更。扒坐起來，在床邊上定了一定神，覺得口內作渴，將洪亮喊醒，將茶壺桶揭開，倒了一盞茶，遞與狄公，等他飲畢，然後問道：「大人在此半夜，可曾睡著麼？」狄公道：「睡是睡著了，但是精神覺得恍惚。你睡在那邊，可曾見什麼形影不成？」洪亮道：「小人連日訪這案件，東奔西走，已是辛苦萬分，加之為大人辦畢順的案，茫無頭緒，滿想在此住宿一宵，得點夢兆，好為大人出力，誰知心地糊塗，倒身下去，就睡熟了。不是大人喊叫，此時還未醒呢。小人實未曾夢見什麼，不知大人可得夢？」狄公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我先前也是心煩意亂，直至二更時分，依然未曾合眼。然後無法，只得起身走了兩趟，誰知見神案上，有一個簽本……」就將求簽，對洪亮說了一遍。說著又將簽本破解與他聽。

洪亮道：「從來簽句，隱而不露，照這樣簽條，已是很明白了。小人雖不懂得文理，我看不在什麼古人推敲。上面首句，就有『雞子司晨』四字，或者天明時節，有什麼動靜。從來奸情案子，大都是明來暗去，雞子叫了時節，正是奸夫偷走時節。第二句，是個空論，第三句，婦人之心險，這明是夜間與奸夫將人害死，到了天明，方裝腔做勢地哭喊起來。你看那日畢順，看鬧龍舟之後，來家已是上燈時分，再等廚下備酒飯，同他母親等人吃酒，酒後已到了定更時分。雖不能隨他吃，就遂去睡覺的道理，不無還要談些話，極早到進房之時，已有二鼓。再等熟睡，然後周氏再與奸夫計議，彼此下手謀害，幾次耽擱，豈不是四五更天方能辦完此事？唐氏老奶奶，說她兒子身死，不過是個約計之時，二更是夜間，四更五更也是夜間。這是小人胡想，怕這周氏害畢之後，正合『牝雞司晨』四字。如正在此時謀害，這案容易辦了。」狄公見他如此說法，乃道：「據你說來，也覺在理。姑作他在此時，你有如何辦法？」洪亮道：「這句話題顯而易見，有何難解。我們多派幾個伴計，日間不去驚動，大人回衙，仍將周氏交後氏領回。她既到家，若沒有外路則已，如有別情，那奸夫連日必在鎮上，或衙門打聽，見她回去，豈有不去動問之理？我們就派人在他巷口左右，通夜的逡巡，惟雞鳴時節，格外留神。我看如此辦法，未有不破案之理。」

狄公見他言之鑿鑿，細看這形影，到有幾分著落，乃道：「這簽句你破解得不錯了，可知是我求簽之後，身上已自困倦，睡夢之間，所見的事情，更是離奇，我且說來，大家參詳。」洪亮道：「大人所做何夢？簽句雖有的影象，能夢中再一指示，這事就有八分可破了。不知大人還是單為畢順這一案宿廟，還是連六里墩的案一起前來？」狄公道：「我是一齊來的，但是這夢甚難破解。不知什麼，又吃起茶來，隨後又看玩把戲的，這不是前後不應麼？」當時又將夢中事復說了一遍。洪亮道：「這夢小人也猜詳不出，請問大人，這『孺子』兩字怎講，為何下面又有下榻的字面？難道孺子就是小孩子麼？」

狄公見他不知這典，故胡亂的破解，乃笑道：「你不知這兩字原由，所以分別不出。我且將原本說與你聽。」不知狄公所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